

只剩下一堵墙的“御赐忠节坊”、已经被水泥罩起来的“忠孝泉井”、500岁却依然茂盛的老银杏树……阔别62年,头发全白的老人,忍不住热泪盈眶:这就是朝思暮想的卞公祠!

老人83岁,名叫卞振国,是东晋大将卞壺(kǔn)的第66代传人。因为姓卞,她的先祖们一代代地守护着自东晋时就以“忠孝”闻名天下的卞公祠。62年前,她和丈夫迫于生计离开,开始定居无锡。如今卞公祠复建,老人激动不已,在儿子、孙女的搀扶下,又来到了阔别62年的卞公祠。“我手头有一些卞公祠的资料,希望对卞公祠复建有用。”老人激动地说。

阔别62年 卞壺后人重访卞公祠

看到“忠节坊”泪水夺眶而出

“我跟她说,卞公祠的房子已经拆得差不多了,现在来看不到什么了,她就是不肯,非要来看看不可。”老人的儿子罗哲刚说,母亲对卞公祠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,“妈妈思念这里,经常梦到在卞公祠时的点点滴滴。每次讲到南京,就会讲卞公祠,还会掉眼泪。听说卞公祠要复建,她就想,自己作为一个卞氏子孙,尽量要帮上一些忙。她前些年就想来了,但身体一直不好。”

“倔强”的老人在儿子和孙女的搀扶下,来到卞公祠的。踏上卞公祠,老人的泪水夺眶而出。在她面前,老人熟悉的屋宇已经化为了泥土,青砖堆砌的“御赐忠节坊”被红色的围挡拦了起来,明代洪武年间的“忠孝泉井”被水泥罩子扣着,只有那已经500多岁的银杏树还在瓦砾中牢牢矗立。

“变化太大了,我离开时,‘御赐忠节坊’上的字还很清楚,现在,‘忠’字已经快被风化没了。我小时候几乎每天都从这个牌坊出入。”突然,老人着急起来,她说在她小时候,卞公祠里还有两块碑,其中一块也有1600多岁了,上面写着:晋尚书令假节领军将军赠侍中骠骑将军成阳卞公墓;另一块是道光年间

的,也有100多岁了,“现在它们哪去了?我怎么找不到!”听现场工作人员解释,两块文物碑已被妥善保护起来了,老人才松了一口气。

六代人一直守护卞公祠

“我爷爷、爸爸、我,我们祖孙三代都曾经在卞公祠生活。”在卞振国的记忆中,卞公祠既是她家族世代守护的祠堂,也是她的家。

“小时候,卞公祠的大门在朝天宫下马碑那里。那时候的朝天宫有点像现在的夫子庙,很热闹,有拉洋片的、唱戏的、打拳的、变戏法的。”回忆起卞公祠的往事,老人有些激动,她说,从她记事起,她的父亲就一直承担着卞公祠的管理工作,维持着祠堂的正常运转,而她家就住在卞公祠东边的一间房子里。

事实上,不光是卞老的父亲在守护着卞公祠,她保留的手抄族谱显示,她的家族至少已经有六代人一直坚守着卞公祠。对于自己的先祖为什么要守护卞公祠,自己是不是那位名垂千古的卞公之后,卞老并不清楚,她只知道家族里的每个亲戚都为守护祠堂这件事情感到骄傲。那时,大部分亲戚都住在城南金粟庵一带,每逢重大节庆之前,亲戚们都会主动来帮助打扫、整理祠堂。“以前,山东、溧水、高淳的卞家后人都会到卞公祠来,看看祖上的祠堂,或是查找卞家的资料”。

卞公祠曾经非常雄伟

当时,卞公祠门前站立着一对威武的石狮,门前的石台阶和石抱鼓都是上等石料制成的,光是祠堂的门槛就有30厘米高。“那时候,冶山道院、马路对面都是卞公祠,我记得,卞公祠有大殿、二殿,大殿内还有5块匾,有历代祖先的牌位,二殿内有长桌几、铁香炉……”老人的印象中,卞公祠很大,很雄伟。

那棵500多岁的老银杏树就见证了当年的“繁华”。在老人印象中,银杏树对面的“忠孝泉井”,是一口泉水,清澈的老井。“井栏边刻着‘忠孝泉井’和‘永乐十五年’等字样,听父辈们讲,这口井是朱元璋为纪念卞壺父子的忠孝而挖的。我小的时候,洗衣、淘米、洗菜都在井边,井水很凉,还甜丝丝的”。

遗憾的是,日本侵占南京那一年,她跟随丈夫去了无锡。上世纪50年代,老人探访了一次卞公祠,那时候,卞公祠还是青石板铺的路面,“忠孝泉井”还在用着,没想到居住的人多了,“忠孝泉井”也逐渐荒废了。

光绪帝曾下令严惩偷古墓者

“卞壺父子的墓也在卞公祠附近,我小时候就看到,有人常常翻过围墙去古墓偷黄土。”老人感慨说,卞壺墓早就被盗了,连古墓上的黄

土也常被人偷走。

据说,卞壺父子三人死后85年,盗墓贼就光顾了卞公墓,还发生了“活见鬼”的事。义熙九年(公元413年),盗墓贼偷盗了卞壺墓,当盗墓贼剖开棺材,想要大捞一把时,他发现卞壺皮肤润泽,脸面像生前一样光鲜,两只手都捏成拳头,还长出了能触到后背的长指甲,吓得盗墓贼以为碰到“鬼”了,又把他重新葬了回去。

“我这里有一张卞公祠前石碑的拓片,你看拓片上,卞公祠有四进,上面写着东至朝天宫西垣,南至宫后街西大路,西至倪明公祠东,北至宫后山南大路”。老人向记者展示了自己珍藏多年的拓片,拓片是光绪二十八年的,如今时代变迁,南京的地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

记者还看到,光绪年间的这块碑上还写着:无知之徒偷挖卞壺墓前黄土,或者强侵葬棺,抓到决不姑息。光绪皇帝命令上元县皇帝负责这件事情。

明清风格复建卞公祠

如今,卞公祠的恢复已经列入规划之中,具体复建方案专家们还在讨论。据悉,在规划中,不但要恢复卞公祠,还要将卞公墓、忠节坊和忠孝泉井融合在一起。复建的卞公祠将是典型的明清江南风格,白墙灰瓦、园林小品。

快报记者 胡玉梅

卞壺与卞公祠

卞壺是东晋初年的著名武将,与重臣王导同朝为官,官拜尚书令。东晋时,大将苏峻拥兵作乱,卞壺和他的两个儿子壮烈殉国。东晋皇帝为了纪念卞壺及其儿子,便把他安葬在今朝天宫西侧,建了卞公墓,后来又修建了卞公祠,竖立了御赐忠节坊,牌坊前凿水井并称为忠孝泉井。

▲忠节坊被围挡保护起来
快报记者 管新婷 摄



红尾蚺妈妈和它的蛇宝宝
快报记者 赵杰 摄

绝食一个月 红尾蚺生下14只宝宝

动物界也有令人动容的母爱。昨天早上,红山动物园一条4岁的红尾蚺产下14条小蛇,为了保护肚子里宝宝的安全,红尾蚺妈妈在临产前竟然绝食了一个月,足足瘦了一大半。

这是红山动物园第一次繁殖出红尾蚺。据了解,这种蛇在国内数量很少,一次产下这么多小蛇而且全部存活,很少见。

14条小蛇全都很健康

昨天,记者在两栖动物馆见到了刚当上妈妈的母红尾蚺。它蜷缩在保温箱内一动不动,显得很虚弱,14只小蛇则依偎在蛇妈妈身边,很多小蛇身上的胎衣还没褪去,但有3个调皮的小家伙已经迫不及待地待在箱内爬来爬去,好奇地盯着加温灯管。技术员董军辉轻轻地抓起一条小蛇拿给记者看,刚出生的小蛇已有30厘米长,像条鳝鱼,身上有和蛇妈妈一样的暗红色花纹。

“红尾蚺是卵胎生的大型蛇类,昨天早上8点20分左右,第一只小蛇从胎衣里爬了出来。”董军辉介绍,母蛇的体长有160厘米,在红尾蚺中体形偏小,所以一次顺利产下这么多小蛇,很少见。

见有人抓自己的“宝宝”,母蛇只是稍稍抬了一下头,并没有发起攻击。董军辉解释,红尾蚺虽然是蟒蛇,但性格非常温顺。而且这条母蛇是人工饲养长大的,对人没有敌意。

蛇妈妈产前绝食护子

董军辉告诉记者,馆内红尾蚺共有3条,2公1母。母蛇和其中一条公蛇从小“青梅竹马”,但却一直没有交配。去年馆内又引进了一条公蛇,立刻打动了母蛇的“芳心”。去年12月,这对蛇“夫

妻”结合,经过近半年的怀孕期,母蛇终于顺利产崽。

母蛇刚怀孕时,肚子上有一个鹅蛋大的鼓包,后来又渐渐地消退。两个月前,它的腹部才隆起。之后,蛇腹部的隆起渐渐滑向尾部,母蛇的饭量也越来越小,从一个月前开始,它干脆绝食,到现在也没吃东西,现在还很虚弱。

为何临产前会绝食?有关专家说,在自然界里,常常能见到类似的护子行为。比如鹌鹑,孵卵的责任由爸爸来承担。在长达两个半月的时间里,鹌鹑爸爸几乎不吃不喝,完全靠消耗自身体内的脂肪来维持生命。而红尾蚺一般用绞杀的方式进食活鼠,蛇妈妈很可能是担心这些活物到了肚子里会对宝宝造成伤害。所以,原本“腰围”直径足有15厘米,现在瘦得只剩7厘米左右了。

据了解,刚出生的小蛇不需要喂食,它们体内还有从母体带出来的养分,能维持10天的生命。10天后,小蛇第一次蜕皮,它们才会开始吃东西。

通讯员 白亚丽
快报记者 孙兰兰

■知识链接

卵胎生的红尾蚺
直接产下小蛇

原始的大型蛇类,包括蟒和蚺。蟒和蚺的最大分别是,蟒是卵生,生下卵,再孵化出小蛇,比如缅甸蟒、绿树蟒、网纹蟒、紫晶蟒、球蟒。而蚺是卵胎生,直接生下小蛇。比如红尾蚺、翡翠树蚺、森蚺等等。

卵胎生是指,动物的卵在体内受精、体内发育的一种生殖形式,动物的受精卵在母体内发育成新的个体后才产出母体。但其发育时所需营养,仍依靠卵自身所贮存的卵黄,与母体没有物质交换关系。

多位著名文史专家提出新观点—— “钟山文化”最能代表南京

快报讯(记者 孙兰兰)在世代文人眼里,南京这座古城总是弥漫着感伤。昨天,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位著名文史专家聚首南京,在“钟山文化高层论坛”上提出,南京文化掺杂了太多的水气、脂粉气,过多地融进了秦淮河上的八艳传奇和夫子庙士大夫的悲伤,这是世俗千百年来对南京文化的误读。实际上,作为南京的代言,以前一直被忽视的“钟山文化”才应该最具代表资格。

这些年,至少有六种文化一直争着“代言”南京,分别是“古都文化”“秦淮文化”“清

凉山文化”“移民文化”“和平文化”以及“绿色文化”。

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毛佩琦说,钟山上有两位对中国历史有过重大影响的先人陵墓——明孝陵和中山陵,朱元璋和孙中山的开拓精神为钟山赋予了灵魂。南京博物院原院长梁白泉也提出,钟山有特殊的军事文化内涵,晋代苏峻、宋代韩世忠,一直到太平天国南京保卫战等,都在这里留下浓重的一笔。到了民国时期,钟山更是被称作“民国文化策源地”,成为南京文化的核心标志。因此,“钟山文化”才最能代表南京。

■讲座预告

周日“翡翠王”教你淘宝

快报讯(记者 胡玉梅)他出身翡翠世家,在翡翠市场征程二十余载;他成就过许多玉石豪门,中国的翡翠市场格局因他而改变;他经过多年的研究、考证,提出了中国的和氏璧就是翡翠,并且翡翠流入中国应该在2600年前,他的这一论断得到了业界专家们比较一致

的认可。他就是“翡翠王”马崇仁。

5月25日(周日)9:30-11:30,马崇仁将做客南京图书馆,为南京市民讲述翡翠文化,鉴别和保养翡翠的知识,以及亲身经历的翡翠传奇。讲座地点:中山东路189号南京图书馆新馆(总统府对面)东门负一层学术报告厅。



600多岁老桥七桥瓮 “整容”不用钢筋混凝土

专家希望打捞神秘分水兽,再现古桥原貌

快报讯(记者 胡玉梅 孙洁)记者近日获悉,位于城东东南的南京最大湿地公园七桥瓮湿地公园中的古桥——七桥瓮的维修方案经历了2004年的初稿后,又出了2008年的最新一稿。“近日最新的维修方案已经否决了用混凝土来铺桥面,将按照修旧如旧的方针来进行”。

也许市民并不知道,位于城东东南的七桥瓮古桥,是南京保存至今的最大的砖石

拱桥,而且当年的建设规格非常高。不过在经历了600多年的风雨后,2004年,这座古桥已经被鉴定为一座“危桥”。

2007年,南京市城建部门打算在这里修一座南京最大的“七桥瓮湿地公园”,并维修古桥。据悉,南京2004年早期的维修方案曾准备用混凝土来铺桥面,近日这个方案被否决。这座古桥将摒弃2004版方案中用钢筋水

泥重修桥面的做法,很有可能采用原来的技术,用石头、石灰、砂浆来真正重现600多年的古桥。

东南大学教授潘谷西告诉记者,最好的维修材料就应该用石头,特别是原来的石头。此外,桥两边的分水兽,也是这座桥的最大特色。它们就静静地坐在桥东侧的两个桥拱处。奇怪的是,只有东头的两个拱有,其余没有,至于原因以及它们分别代表着什么,



桥下的分水兽 快报记者 顾炜 摄

现在都不得而知。

“我们当年评估古桥时就找人打捞过,也捞上来一些石块,可惜都破损严重,没什么可用的。”负责整修的公司如此告诉记者。可潘谷西教授却认为,这桥的石头部件至少有几百块,怎么也能捞上来一部分。他建议应该“切断两头水流,抽掉水,然后分片挖掘彻底打捞”才好,用古物恢复的文物将更具价值。